



界
经
典
散
文
新
编
·
非
洲
卷

思想的金字塔

SHIJI
JINGDIAN
SANWEN
XINBIAN
FEIZHOU
JUAN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思想的金字塔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非洲卷

主编 伊宏

SHIJIEJINGDIANSANWENXINBIAN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金字塔/伊宏主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非洲卷)

ISBN 7-5306-3115-2

I. 思… II. 伊… III. 散文—作品集—非洲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8593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 插页 5 字数 537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34.00 元

导 言

伊 宏

今夏，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有一篇报道，说法国出版界“正刮起一股非洲文学之风”，几家著名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非洲作家的作品：羽毛蛇出版社出版了索马里、吉布提、马达加斯加等国的作品；南方记事出版社推出“非洲”丛书计划，出版了津巴布韦、尼日利亚、苏丹等国的作品；伽利马尔出版社正编辑“黑大陆”文集；达佩尔出版社不甘落后，也出版了一些很不错的书。文章的作者感叹道：“黑大陆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多作家，他们的书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这么大的兴趣！”

这篇报道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信息：一、非洲文学正在频频叩击欧洲的大门；二、欧洲人正敞开大门欢迎非洲文学。

而我们呢？应该说，我们也听到了非洲文学的敲门声，我们也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打开了门，但动作有些迟缓，门既开得不大，出迎也不够热情，似乎还有点陌生，也就显得慢待了这位客人。

在我们这里，非洲文学总是排在外国文学的“队尾”。在各类文学史著和文学选本中，非洲文学常常只起装饰、点缀、填空或搭配的作用。倒不是因为作者或编者真的都那么轻视非洲文学，往往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难成“无米之炊”。面对这种不正常

CDX92/01

的情况，我们的文化和学术领导部门，似乎也没有制订出切实有效的规划，提倡和鼓励对非洲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就是堂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至今还没设一位专职研究非洲文学的人。这种情况显然不应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改变这种状况。目前，当务之急是敞开开得太小或忽开忽关的大门，让非洲文学堂堂正正地走入我们的庭院。我们应较系统地、有计划地引进非洲作家的作品，既包括小说、戏剧、诗歌，也应包括往往被人忽视的散文。

非洲散文是我们了解最少的一个非洲文学门类。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没出过一本非洲散文选，有的只是夹带了几篇非洲散文的集子。收入非洲散文较多的有两个项目，一是《世界散文精华·澳非卷》，一是《外国名家随笔金库·阿拉伯国家部分》，但这两个项目中的非洲部分，加起来也不过是十来个国家，二十多个作家，五十多篇作品，数量实在是有限。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选集，是我国第一本具有“独立身份”的非洲散文选。它收入了二十四个非洲国家八十位作者的作品。无论就数量而言，还是就题材广度而言，恐怕都是没有先例的。但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我们只选入其中的一半左右；非洲有许多当地民族语言的散文，我们却因缺少有关材料而不能选入；许多非洲作家有更好的散文作品，但我们只能根据所能搜集到的作品进行选择，必然有遗珠之憾。甚至有些作家明明应该选入，也因无法得到他们的作品而遗憾。总之，由于现有条件的限制，我们还不能编出一本令自己满意的选本。尽管如此，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选编出这样一个本子，以解读者之渴。

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散文,基本上出自三部分人之手。首先是文学家,包括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文学评论家等;其次是人文学者,包括历史学家、文化史研究者、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民俗学专家等;第三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包括民族革命和独立运动领导人、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妇女运动领袖等。

本书收入最多的当然是文学家们的散文。这些文学家不论在他们国内,还是在整个非洲,都是一流的,具有代表性的,多数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例如,埃及的塔哈·侯赛因、陶菲格·哈基姆、尤素福·伊德里斯、纳吉布·马哈福兹,苏丹的塔依卜·萨利赫,突尼斯的沙比,摩洛哥的本-杰伦,坦桑尼亚的夏巴尼·罗伯特,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尼日利亚的索因卡、艾克文西,索马里的纳鲁丁·法拉赫,南非的旭莱纳、米林、穆赫雷雷、亚伯拉罕、纳丁·戈蒂默等。他们中的三位——索因卡、马哈福兹和戈蒂默,分别是1986、1988和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更为世界所熟悉。

我们也适当选入一些非洲著名人文学者的散文。这些人文学者有的是文化史家,如埃及的艾哈迈德·艾敏,有的是历史学家,如尼日尔的H.E.布布·阿马;有的是民间文学专家,如马里的阿马杜·哈姆帕特·巴;有的是宗教学专家,如肯尼亚的阿蒂埃诺-奥迪安博等等。他们的散文具有文化和历史的丰富内涵,以叙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见长。他们的文章把历史性和知识性结合起来,对我们认识非洲文化的渊源和特质很有帮助。这些散文类作品,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例如那些关于非洲人对语言神奇魔力的笃信的描写,关于非洲人记忆特点的分析,关于“能塑造非洲人灵魂”的口头传说的记载,关于“与最坏魔鬼做斗争”的宗教的揭示,都既有科学认识价值,又有趣味性和可读性。

这些散文，将把读者带到一个富有文化品位和文学情趣的新天地。

编选中，我们还收入一些非洲著名政治人物的作品，主要是演说、自传和回忆录。他们中有国际知名度极高的纳赛尔、萨达特、尼雷尔、布尔吉巴、恩克鲁玛、桑戈尔、曼德拉、安南等。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们的声音是非洲最响亮的声音，他们反映了非洲的意志和要求，也是非洲与国际进行对话的主要代表。在涉及民族利益、地区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在国际政治转折的历史关头，他们曾不同程度地扮演过重要角色，发挥过巨大作用。我们选入的几篇政治家的演说，例如纳赛尔在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演说，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说等，都曾震撼过全世界人民的心。重读这些演说，不仅可以使我们重温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也可以让我们体察非洲政治家演说所蕴涵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逻辑，欣赏充溢其中的激情和词采。而我们所选的政治家们的自传或回忆录，则多数带有文学性和趣味性，特别是有些童年时代的回忆，很有人情味，令人读来感到亲切。例如恩克鲁玛的自传序言，布尔吉巴的《我的母亲》，卡翁达的《挑战种族隔离》等，通俗平易，语言较生活化，很少有死板的政治腔或标语口号，确实值得一读。

其实，这些非洲政治家中，的确有一些具有文学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曾做过记者，有的本身就是作家或诗人，例如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戈尔，本人不但是位大诗人，还是一位理论家，批评家。我们选入了他的讨论“黑人性”和“非洲性”的文章，以及谈论“巴黎精神”的演讲，有些观点是相当有价值的，特别因为这是一个对非洲民族特性或非洲民族精神进行过长期、深入思考的非洲知识分子提出来的。

在非洲当代散文中，也有女性的声音。我们对她们的情况了解得太少，材料太有限，但毕竟还是搜集到了她们的一些作品，这是令人欣慰的。她们中有著名的女作家，如南非的戈蒂默，埃及的萨尔达薇；有社会活动家，如萨达特夫人，以及其它方面的女性代表人物。她们的选文，各具特色：戈蒂默的散文倾向于文学评论，挥洒自如，显得大气，大有文坛巾帼不让须眉之势；萨尔达薇的散文，充满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显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自强和自信；萨达特夫人的童年生活回忆，则从一个处在有着传统伊斯兰教信仰的埃及父亲和有着虔诚基督教信仰的英国母亲之间的小女孩的成长环境和成长历程，以生动的笔法、具体细微地展示了埃及社会生活、民风民俗的方方面面，可称之为20世纪上半叶埃及社会的风俗画。

当代非洲妇女的散文，题材愈来愈丰富，主题愈来愈鲜明，最突出的还是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平等的权利，二是发展的权利。实现妇女的平等权利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重大课题，在非洲就更显得紧迫。一位叫玛丽亚·谢巴赫的坦桑尼亚女记者曾发出这样的抱怨，她说：“独立前，妇女们被鼓励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战，作为报偿，对她们的许诺是平等的权利。然而现在，妇女依旧贫穷，对她们的权利仍一无所知。”她不但把妇女仍处于被歧视地位归咎于殖民主义，而且还归咎于一些非洲领导人的背叛。但肯尼亚著名女环保主义者万加里·马塔伊却强调应从妇女自身寻找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她认为妇女自身也负有部分责任。她写道：“这是因为妇女们给自己下的定义往往很狭窄，让别人来规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价值何在。”她指出：“现在，超越这些并让妇女承担自己磨难的时刻已经来临，该在妇女长期斗争的历史上书写新的篇章，由妇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尽管在一些非洲国家妇女争取到了同工同酬和选举权,甚至有几个国家还出现了女副总统,但争取妇女平等权利和社会地位的任务还是长期的,艰巨的。在非洲许多女性作者的文章中,女性自身的发展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她们在谈论爱情、婚姻、家庭、事业等“永恒主题”时,往往联系到女性个人存在和人性发展的问题。她们认为非洲妇女的解放大业,还有许许多多关乎个人生存和人性发展的事业要完成。有人提出,在婚姻与事业的关系上,应首先追求事业,为此可以推迟婚姻,甚至可以选择独身。有人希望通过保持独立性,以涉足迄今尚是男性天下的领域。有人认为为了把更多时间贡献给社会,应改变传统生育观念,实行计划生育。有的则主张积极参与,改变男性控制媒体的局面,实行对妇女问题的公正报道……总之,当代非洲女性已把注意力转向发展问题,她们的散文作品表明,她们正在努力超越她们的历史,她们的传统,她们比殖民地时期参加斗争的那一代妇女更加独立和自信。

二

非洲文化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大致说来,以撒哈拉为界。撒哈拉以北,基本上是阿拉伯国家,其文化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撒哈拉以南,人称黑非洲,为黑人文化。

北非的阿拉伯国家有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索马里等。这些国家主要使用阿拉伯语,不过几个马格里布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也有法语文学。而索马里也有用本国语言和英语写作的作家。

阿拉伯散文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七八世纪,阿拉伯散文就已诞生并得到发展。有的文学史家用现代散文的标准

去衡量,得出阿拉伯古代缺乏散文传统的结论。有些人认为散文这一文学形式是从外部、从西方引进的。针对这种说法,阿拉伯文学史家塔维里博士曾提出这样的反驳,他说:阿拉伯文学中的散文文学,是从阿拉伯土地上和阿拉伯思想中诞生的,并在其特定社会环境中得到发展的。它们既不是来自希腊或波斯,也不是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他还指出,阿拉伯散文的出现,至少要比英国早十个世纪。

的确,阿拉伯的文学遗产是相当丰富的,一般说来它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以《古兰经》的《圣训》为代表的宗教性散文,其中包括各种经训注释,教理阐述,宗教训谕,圣人行传,圣战英雄事迹,祝祷词等;二是以《一千零一夜》等为代表的民间文学和世俗文学中的散文类作品,这里面有故事、传说、寓言、知识性和教诲性散文,格言、谚语等;三是历代文人学士写出的史传、地理志、游记、文论、函札等。其中,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的游记是驰誉世界的名著,伊本·穆格法(724—759)、阿卜杜勒-哈米德·卡蒂布(?—750)、伊本·阿密德(?—970)、嘎迪·法狄勒(1134—1199)等是阿拉伯古典散文的代表性人物,而最杰出的代表是阿拔斯朝的贾希兹(775—868),他创造了一种以自由表达思想和注重传播知识的“艾达卜”散文体,写出过有极高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散文作品,成为阿拉伯传统散文的典范。

阿拉伯古代散文中文学性较强的样式有“利萨兰”、“法斯勒”、“玛卡梅”等。“利萨兰”是论文、函札类散文,重视逻辑性和说理性,是议论性与辩驳性较强或较多的散文;“法斯勒”是文章,段子,是记叙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散文;“玛卡梅”是带韵的散文,以描述人物事件见长。还有一种被称为“哈瓦推尔”的体式,近乎随想或随笔,主观抒情色彩较浓,不带什么社会功利性,

这种文体,只有到了注意张扬个性、表达内心世界的现代,才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阿拉伯散文,同阿拉伯诗歌一样,在阿拔斯朝(750—1258)经历了空前的繁荣,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但到了该朝后期,特别是到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发展受到阻遏,尽管偶尔仍有佳作出现,但总体上却不能与昔日的辉煌相比。

1798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打开了阿拉伯世界向欧洲关闭了几百年的大门。在经过政治与军事的较量后,阿拉伯文化与欧洲文化开始了新的接触与交流。19世纪前期,埃及君主穆罕默德·阿里实行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从而诞生了第一批受到欧洲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塔赫塔维(1801—1873),正是他成为埃及或北非近代散文的开创者。他是埃及首批留法学生的监管,却孜孜不倦在法国学习、考察了五年,回国后写出《巴黎纯金概述》,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欧洲近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以他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散文,开始涉及现实社会和文化教育问题,但以介绍和描述为主,在写作方式上还是侧重语言文字技巧的运用,有时常以韵骈入文,以展示其功力。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奥拉比革命失败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一批企图通过泛伊斯兰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任务的宗教改革家出现了。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39—1897)和他的学生穆罕默德·阿卜杜等,通过《坚柄》和《东西方之光》等报刊发表了大量宣传社会和宗教改革主张的文章,还有许多阐述这些主张的演说。他们的文章和演说,显示了丰富的历史和宗教知识,倾注了巨大的热情,重视表达力和逻辑性,使文学与社会的距离大大缩短了。

至此,还是埃及和北非启蒙运动的初级阶段。真正的启蒙运动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卡赛姆·阿明的两本散文著作《解放妇女》和《新女性》,拉开了文化启蒙的序幕,接着一大批接受过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登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和北非大部分地区,到处涌动着反对殖民统治和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浪潮。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小说、诗歌、戏剧的空前繁荣,散文也出现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穆斯塔法·卡米勒热情宣扬爱国主义,鲁特菲·赛义德号召全面向西方学习,穆罕默德·利达宏论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如何发挥作用,塔哈·侯赛因以笛卡儿的怀疑主义去评断阿拉伯历史文化遗产的真伪和价值,陶菲格·哈基姆以哲学家的眼光去探讨“人与时间”和“人与空间”的关系,阿卡德带着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去书写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马哈茂德·台木尔通过日常生活去寻找阿拉伯民族身上的疾患沉痾……

埃及散文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整个北非阿拉伯国家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感情也迸发出来,并通过笔端化做对殖民主义的控诉,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对古老传统的怀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封建王朝;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随后埃及击退了英法以三国的进攻;1962年阿尔及利亚经过武装斗争取得最终独立,结束了法国长达一百三十年的殖民统治。这是阿拉伯民族高奏凯歌的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人民的团结和统一,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主旋律,像纳赛尔那样的政治领袖,成了民族的代言人。纳赛尔等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使传统价值观念和

价值标准急剧地发生转变。

但1967年“六·五战争”的失败，把阿拉伯国家推向了灾难性的边缘，阿拉伯民族心灵蒙上了阴影。尽管一些正统散文作者还在重复着只起自我安慰作用的豪言壮语，但有思想的人们却已开始沉重的反思。他们写出了这一时期最有意义的文章或评论，从民族自身寻找遭受挫折的原因。我们所选入的马哈福兹的随笔和杂文，伊德里斯的文章，就代表了这种倾向。这些作品谈不上犀利尖锐，但提出的问题却发人深省。

本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内，埃及和北非的文化生态变得复杂和严峻了。倒不是因为官方的政策限制，事实上官方的文化政策是近半个世纪来最宽松的，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猛烈的冲击。敢于发动斋月战争又敢于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萨达特被枪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也差一点被杀害。在这种环境下，散文写作有时成为一种短兵相接的战斗。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愈来愈成为当代散文的一个焦点。

三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学，又称黑非洲文学，情况比较复杂。若按地理区域划分，可分为东非文学，西非文学和南部非洲文学。但事实上，真正起作用的是语言。而语言又因民族语和欧洲语言使用的范围不同而呈现交叉、重叠等种种繁复的情况。这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文化语言政策造成的。结果各个地区又出现了所谓“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葡语文学”等，分别以欧洲语言为主要书写手段的文学。这种情况导致普遍出现用英语或法语等进行创作的作家，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非洲人。欧洲语言成为他们的母语，而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所谓“第二外语”。因此我

们不能因为一个黑人用欧洲语言写作,就怀疑他的爱国立场或民族感情,以为那是什么“崇洋媚外”,或者不承认他所写的东西的非洲纯洁性。另外,在南部非洲,有许多欧洲移民的后裔,他们有的仍是纯粹的白人,有的则成为混血人种,但他们也已是非洲人,他们所写的东西也属非洲文学的一部分。有些文学史作者,在叙述非洲文学的发展时,往往有意无意地把一些白人作家“忘掉”,以为这是应有的“政治立场”。其实这是不科学的。许多白人作家也对非洲文学做出了贡献,例如南非的纳丁·戈蒂默,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成就同样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总之,我们的评价标准,是文学,而不是肤色。

如果从“文史不分家”的角度出发,把编年史等都视做散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散文历史就可以大大提前。但因为篇幅限制,这里我们只能谈谈近代散文。下面我们分别谈谈西非、东非和南部非洲的散文创作和代表性作家的情况。

西非的散文,可以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作代表。塞内加尔的传统文化既受到伊斯兰教的广泛渗透,又受到原宗主国法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在19世纪的伊斯兰宗教复兴运动中,曾出现过不少带有宗教哲学性质的散文作品。但进入20世纪后,法语成为最基本的写作手段。桑戈尔是该国乃至整个非洲最具影响力的散文家。他本人是位诗人,但积极参与政治,成为塞内加尔建国之父。他是“黑人性”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理论家,这一理论对非洲作家和知识分子具有启示和鼓舞作用,也引起过一些争论。桑戈尔的散文,有对欧洲文化的钦慕,也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追寻,他想实现与欧洲真正平等的对话。在他的身上,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他的黑人性理论成为他散文写作的重要支柱。他的散文和他的诗歌一样,充满人情味和浪漫主义想象。他的演说并不

像某些非洲政治家那样激越夸张,而是伴随着深入冷静的文化思考,能让人细细品味。

尼日利亚在非洲是人口大国,也是文学大国。它的散文史可追溯好几个世纪。整个北方地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对文学影响显著,但当地语言主要是豪萨语和约鲁巴语。约鲁巴语19世纪中叶才有文字,19世纪末才用于写作。豪萨语散文作品是30年代出现的,要比约鲁巴语早一二十年,但后者因独立后涌现出有高等学历的作家而趋发达,约鲁巴语作家也对尼日利亚英语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非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就是主要用英语写作的约鲁巴人。他的文学成就在戏剧。这些剧作把非洲艺术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巧妙结合起来,轰动了世界。但索因卡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散文家。他写过自传和回忆监狱生活的纪实作品《人死了》,还发表过大量论文和随笔。他在关于自己童年的回忆录中,细致描绘了农村亲友和祖辈们对神鬼精怪、巫医巫术的迷恋,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与古老非洲民间文化相联系的绚烂多彩的世界。这正是他艺术创作的文化背景。他在诺贝尔奖的获奖词中把他的成功归功于“奥贡”——他们的“创造和毁灭之神,诗歌和冶炼之神”,可见他的非洲文化之根扎得多么深。

尼日利亚的另一位散文作家是钦努阿·阿契贝。他极为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的写作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他曾说过,“一个非洲国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他的写作主题是非洲人民与殖民主义的斗争,西方生活方式对非洲人的腐蚀,非洲上层集团的专制腐败和对人民利益的背叛,部族矛盾和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他的散文力图揭示非洲地区纷争的前因后果和鲜为人知的内幕,有

时他还通过讲述民间故事或个人经历的方式,对非洲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乡土人情做生动具体的介绍和描绘。

东非的散文,坦桑尼亚较有代表性。坦桑尼亚较早的散文,有些是用英语写出的,如马丁·卡亚姆巴 40 年代发表的《一个非洲人在欧洲》、《非洲问题》等,其内容不过是东非知识分子在宗主国的见闻和接受的“启示”。代表坦桑尼亚现代散文写作成就的,是用民族语言斯瓦希里语写出的作品。斯语史诗可以上溯几百年,在非洲最古老的持续不断的书面文学中资格最老。曾经有人以为,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地方,可能是非洲“文学沙漠”中最干燥的地区。也有人认为,由于伊斯兰教的强大影响,斯语文学也可能是从阿拉伯文学派生或模仿出来的。斯语文学的确受到过阿拉伯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有自己的非洲文化之根。坦桑尼亚现代散文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大诗人夏巴尼·罗伯特。他是把“英沙”(随笔)这种形式引入斯瓦希里语的第一人。他的散文因他的诗人气质而呈现抒情和浪漫的气息,并能注入深刻的思想与哲理。他对形成尼雷尔总统世纪之作《阿鲁沙宣言》的若干基本原则做出过贡献。他根据自己的文学实践总结出许多成功的创作经验,在《散文与诗》、《语言的修饰》等著作中得到发挥。在东非作家中,夏巴尼·罗伯特可能是最能把握散文艺术本质的人了,他能够以最短的篇幅抒发最深沉的感情,阐发最深刻的道理,像《童年》,像《一只烂椰子臭了整棵树》等,称得上是过目难忘、回味无穷的篇章。

南部非洲文学最发达的国家是南非。在整个非洲,南非文学也具有重要地位。19 世纪,南非主要是白人移民的殖民文学,主题是宣扬“传播文明”的“使命”。1899—1902 年的英布战争,1910 年南非联邦成立,逐渐促成了 20—30 年代的“浪漫主义”

文学，主要是描述非洲地区的异国情调，歌赞牧歌式的生活。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白人文学出现了分化，一批自由主义作家走上了文坛。他们对贫困、土地掠夺、城市化带来的难题、种族不平等，进行了揭露和剖析。例如米林的散文，以出生于南非的欧洲人后裔的视角，考察复杂的种族关系和其中存在的深刻矛盾和危机。她的散文平静中带着伤感，揭示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偏见和优越感，描写了白人、布尔人（阿非利肯人）、有色人种和黑人在同一生存空间各自遇到的问题，还挖掘了欧洲人面对欧洲人时彼此的提防和警惕。她的散文是一种心理揭示性的散文，能使读者看到种族主义在非洲造成的社会恶果和对人性的摧残，以及这一切在作者内心深处引起的最复杂的感情。

亚伯拉罕和穆赫雷雷并称“南非文坛的两颗巨星”。在亚伯拉罕介于小说与散文的自传性作品中，常常出现黑人和混血人种悲惨生活的描写。他善于将这些生活做戏剧化处理，使司空见惯的现象定格成经典性画面，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像《捡牛粪：一场严肃的战斗》那样的生活小品，用喜剧的笔法写出了悲剧的内涵。亚伯拉罕的作品中，不仅有憎恶与仇恨，而且有比憎恨更伟大的东西。他要人们认识到只靠仇恨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必须冷静思考想出有效的办法去纠正业已犯下的错误，超越仇恨才有真正的出路。穆赫雷雷的作品，则常常出现逃出黑暗、寻找光明的主题。他不愿被种族主义的毒气窒息于南非，决心冲出充满荒谬的世界，走向理想的充满光明的世界。

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不但是对黑人和有色人种的迫害，也是对白人的毒害。所以反种族主义不仅是黑人和有色人种的任务，也是白人群众的任务。在促成这种认识的过程中，散文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白人女作家纳丁·戈蒂默的散文作品，不仅写正